

## 管治沉淪 政府有負所託（公共政策顧問 李兆富）

在前往赤鱗角機場的路上，走在青馬大橋上，老媽子忽然爆出一句：「港珠澳大橋豆腐渣水泥樁腳都幾得人驚。」

老媽子七十有三；人到了這個年紀，其實也沒有甚麼好牽掛。不過，早幾個星期她無厘頭地問了一句：「你話移民台灣好唔好？」

想移民的，不是我老媽子。「不如叫你位老同學諗下新加坡啦，我哋印尼華僑會對呢兩個地方感覺親切啲。」其實我也不知那位「老同學」為甚麼想移民，總之這個城市不再是從前那個「香港幾好點捨得走」的時空。

其實我也只是四十出頭，但已經在想當年了；單就這一點，已經叫人歎歎。老媽子講港珠澳大橋時，不知怎地我竟然想到了當年的短樁事件。話說十年前，廉署甚至將故事重新包裝成劇集，在電視台播放，宣揚香港廉潔公正的表象。話說回頭，廉署作為一個集宣傳及執法與一身的強力部門，在太平盛世，可以是善良的管治機器，不過一旦落在一個只想集中權力控制社會的專政手上，廉署這種強力部門又可以非常可怕。

回到豆腐渣水泥樁腳的問題。水泥樣本是否合格，跟大橋是否安全，邏輯上可以是兩回事，不過標準的存在，當中總有一定的理性吧。

或者有親政府專業工程師會說：「標準也是人定的，有需要時可以隨時改變。」問題是有人在標準改變前先改了化驗報告，這不是反映香港的根基在「豆腐渣化」嗎？退一萬步，假如安全標準也可以因為政治需要而變，香港的所謂管治基礎，其實也像港珠澳大橋的橋墩一樣，不斷在漂移。

問題出在哪裏？政府的官僚一直只強調對港珠澳大橋安全沒有問題，卻從來沒有反省「中國速度」的思維，是如何破壞這個城市。話說，曾經聽過有人分析，短樁事件不是簡單的偷工減料，而是因為官僚為了滿足長官隨口說說的「八萬五」，層層而下地施壓，結果就是讓一部份人鞠躬盡瘁，將整隻死貓食得一乾二淨，有些人就上了神枱，當國家級領導人去了。

橋，怕危險，大可以不用；高鐵亦如是，但是當一個城市的管治文化也壞透了，我們被迫要作出選擇，就只有離開。

### 藥石亂投未見香港受益

「X，你淨係識批評指摘，對改變現狀有幫助咩？」我認，百無一用是書生。不過藥石亂投，亦不見得對虛不受補的香港有益。喂阿哥，連阿爺也想放棄粗放地以固定資本形成帶動增長的凱恩斯模式，香港幾時才會醒過來？又或者，香港真的要中了凱恩斯的詛咒，才知道有條路叫不歸路？

雖然說人是善忘的。過了一段日子，大家會忘記了具體的事件，但模糊的感覺，卻會繼續在影響我們對一個城市、一個政府、一些人等的評價。今天的政府，無錯是承受了過去的作孽，但面對難題的時候，它卻選擇了作更多的孽。

說白了，理想中的政府，只是在某個時空下，公眾的「受託人」（custodian）；而受託人的三個最重要條件，就是忠誠、忠誠和忠誠。何謂有負所託？公權謀私，站在委託人對立面，固然是頭等大罪。但擅作主張，慷他人之慨充闊佬，表面風光，一樣是有負所託。

我不是說每個官僚政客都在貪贓枉法，但事實上香港政府每年數以百億計地派着數，絕不是雞毛蒜皮的瑣碎小事；而且是窮人得到派粒糖，富貴的人已經贏了一間廠。可惜，香港的集體意志，活像是個被刻意寵壞又不事生產的二世祖，再配上了一個言不及意的受託人，不難想像劇情會怎樣發展下去，結局就是當政府再沒有別人的錢可以揮霍，派對也將結束。沉淪之後，我們曾經所認識香港的一切，統統會變成歷史知識，在另一個時空，作為別人的教

訓。

李兆富

公共政策顧問